

制度性家庭化与教育劳动性别化：AI转型情境下家庭教育责任配置的多机制模型

王德生·德麦国际 SDE 学派·AI时代的教育·2026年7月22日·约 4,300 字·10 条参考文献

摘要

家庭教育中的母职耗竭与父职低参与，常被解释为家长观念落后、密集母职文化或家庭协商失败。现有父母责任化、家庭化、工作—家庭冲突和认知劳动研究已经表明，国家政策、劳动制度和学校实践会把照料与教育责任转移至家庭，并由女性承担更多日常认知劳动。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教育责任外部化—性别吸收链”模型，不再把性质不同的制度问题统称为单一许可，而是区分四类机制：学校责任向家庭转移、劳动力市场对照料时间的抽取、教育认知劳动的不可见化，以及申诉与公共替代服务的缺口。当四种机制同时存在时，家庭需要吸收由学校和市场外部化的时间、信息和情绪成本；在既有性别规范与资源差异作用下，这些成本更可能沉积为母亲的核心认知劳动和父亲的结构性的不在场。本文保留“制度性默许”作为二阶概念，但将其限定为可分别测量的立法沉默、执行落差、责任转嫁与福利排除，而不直接把所有政策不足判断为法律意义上的违宪。文章提出四项条件命题，并构建“家庭教育制度负荷指数”，建议通过多城市学校任务日志、夫妻配对时间日记、平台通知数据和政策差异开展多层纵向识别。AI可能减少可见讲题劳动，也可能增加工具选择、数据解释与风险监测等新型认知劳动；其性别效应取决于平台默认设置和家庭角色分配。若控制父母责任化、工时、学校任务量和认知劳动分工后，制度负荷指数不能解释母职耗竭与父职参与，或低负荷地区并未呈现更小的性别差异，则本文模型应被拒绝。本文的贡献是把家庭教育性别困境从单一文化或个体归因，改写为可分解、可测量、可问责的多机制责任配置问题。

关键词 制度性家庭化；家庭教育；认知劳动；父职参与；父母责任化；人工智能

一、引言

中国家庭教育讨论中，“家长”常被当作一个无性别的责任主体。政策要求家长提高教育能力，学校要求家长配合学习与活动，市场向家庭提供大量课程和技术工具。然而，日常执行中，任务的计划、记忆、沟通、提醒、情绪缓冲和材料准备往往并不平均分配。母亲承担更多连续、不可见且难以结束的认知劳动；父亲的参与则更容易受到工时、职业安排和家庭角色边界影响。

把这一差异归因于父亲缺乏责任或母亲过度控制，容易把制度产生的成本重新私人化。与此同时，若将所有问题笼统命名为“制度许可”，又会把立法沉默、违法加班、学校责任转嫁、福利覆盖不足和文化规范混为同一机制，降低理论精度。

现有研究为更严格的分析提供了基础。父母责任化研究表明，现代治理通过专业化话语把儿童发展责任配置给父母；家庭化研究讨论照料责任在国家、市场与家庭之间的分配；工作—家庭研究显示工时和组织制度影响父亲参与；认知劳动研究则揭示计划、监测和协调等不可见劳动的性别差异（Ying,

2024; Leitner, 2003; Hook, 2006; Weeks & Ruppanner, 2025)。本文不把这些成果包装成新的发现，而是在其交叉处提出一个可测的责任外部化链。

本文回答四个问题：

1. 学校、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分别向家庭外部化教育成本？
2. 为什么相同的家庭化压力会在家庭内部形成不同的性别吸收结果？
3. AI会减少家庭教育劳动，还是把劳动从讲题转移到数据监测和工具管理？
4. 如何构建能够被跨地区比较和经验拒绝的制度负荷指标？

本文属于理论建构和研究设计论文，不报告已经完成的多城市数据。规范性判断以可识别制度责任为基础，避免用“违宪”替代必要的法理论证。

二、文献综述

2.1 父母责任化：国家如何治理家庭

父母责任化指政策通过知识、规范和评估，把儿童发展风险转化为父母必须主动管理的责任。Ying（2024）对中国家庭教育政策话语的分析显示，国家一方面专业化父母角色，另一方面要求家庭通过学习和自我改造承担儿童教育责任。

这一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家长被要求更多参与”，但不足以直接解释任务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如何分配。责任进入家庭之后，还需经过家庭内部的时间、收入、权力和性别规范结构。

2.2 家庭化与去家庭化

福利国家研究用家庭化描述个体福祉依赖家庭照料的程度，用去家庭化描述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减少这种依赖的程度（Leitner, 2003）。教育通常较少被纳入家庭化指标，但课后辅导、家校沟通、活动材料和情绪支持显然构成家庭承担的教育再生产劳动。

本文用“制度性家庭化”指本可由学校、公共服务或劳动制度共同承担的教育支持成本，被稳定配置给家庭。该概念不等于家庭参与本身有害，而是要求识别责任边界、选择权和补偿机制。

2.3 工作—家庭制度与父职参与

跨国研究显示，父亲无偿劳动和育儿参与受到工时、休假、职业制度和社会政策影响（Hook, 2006; Hobson, 2002）。长期、不可预测和缺少自主性的工时会降低日常参与的可行性。父亲“不在场”可能既包含个人选择，也包含组织制度制造的时间约束。

但工时不能独立解释母亲为什么接管教育任务。若学校任务本身较少、公共服务充分或家庭能够重新分配认知劳动，父亲工时高未必必然造成母亲全包。本文因此把工时视为责任吸收链中的一个机制，而非唯一根因。

2.4 认知劳动、情绪劳动与性别

家庭劳动不仅是执行，还包括预见需求、寻找信息、制定计划、协调成员、监测结果和承担失败责任。Weeks和Ruppanner（2025）区分核心性与阶段性认知劳动，发现母亲更集中承担与家庭日常福祉相关的核心劳动。教育劳动具有同样结构：选择工具、记住截止日期、解释学校信息、判断儿童状态和预测升学风险，往往难以被时间统计完整捕获。

AI可能自动批改作业，却同时生成新的认知劳动：比较模型、核验答案、阅读学习报告、处理预警、决定数据共享和监督儿童使用。这意味着技术替代不能只用可见任务时间衡量。

2.5 文献缺口

上述研究分别说明责任如何进入家庭、家庭化如何发生、工时如何影响参与、认知劳动如何性别化。尚缺的是一条能够把四种机制连接并分开测量的责任配置链：

学校责任转移与劳动时间抽取共同制造家庭教育赤字；认知劳动不可见化和救济缺口使赤字缺少公共出口；家庭内部性别规范与资源结构再把赤字分配给不同成员。

三、教育责任外部化—性别吸收链

3.1 机制一：学校责任向家庭转移

责任转移（L1）指学校或教育平台把本应由专业组织完成的教学支持、记录、材料制作、数据解释或行政展示任务，持续配置给家庭。需要区分两类家校合作：

家庭自愿、与儿童共同成长直接相关且不影响评价的参与；

为完成学校行政、展示或评价要求而由家庭无偿执行的任务。

只有第二类以及缺少合理边界的强制性第一类，构成制度负荷。

3.2 机制二：劳动力市场对照料时间的抽取

时间抽取（L2）指劳动制度通过长工时、不可预测排班、持续在线和低休假可及性，压缩家庭成员承担照料和教育的时间。其作用不只体现在总小时数，还包括时间是否可预期、是否与学校时段匹配，以及劳动者是否具有拒绝加班的实际能力。

3.3 机制三：教育认知劳动不可见化

劳动不可见化（L3）指教育中的计划、记忆、监测、判断和情绪调节不被家庭、学校或社会保障体系识别为劳动。不可见并不意味着没有成本，而是成本难以谈判、计量和重新分配。

在家庭内部，谁先注意到任务、谁承担忘记任务的责任、谁与教师保持持续联系，往往比谁最终签字更能决定认知负担。

3.4 机制四：救济与公共替代缺口

救济缺口（L4）指家庭缺少可访问的投诉、边界协商、课后支持、照料服务和心理支持。当责任转移或工时冲突发生时，家庭只能内部吸收成本。形式上存在投诉渠道但启动成本过高、担忧儿童受到影响，也应纳入有效性评估。

3.5 性别吸收机制

制度负荷不会自动落到母亲身上。其性别化需要通过以下中介与调节：

1. 母职和父职规范；
2. 夫妻收入差异与职业可替代性；
3. 谁拥有学校沟通入口和初始任务知识；
4. 祖辈与社区支持；
5. 家庭内部谈判权和对错误后果的承担；

6. 平台默认把通知发送给谁。

一旦母亲成为信息入口和核心计划者，知识积累会提高任务转移成本，形成“母亲更熟悉—因此继续由母亲负责”的内生强化。父亲则可能承担阶段性、可见和边界清楚的任务，但不进入连续认知回路。

四、制度性默许的严格化定义

本文保留“制度性默许”作为二阶概念，但不把所有制度不足等同于主动许可。它由四个可区分维度组成：

只有当某项制度问题具有持续性、可预见损害、责任主体可识别且缺少有效纠偏时，才可称为制度性默许。法律意义上的违宪还需另行证明权利基础、国家积极义务、审查标准和救济机构，不能由社会学诊断直接推出。

五、理论命题

命题1：合取命题。 父母责任化本身提高家庭总负荷，但只有当L1责任转移与L2时间抽取同时较高、且L4公共替代不足时，性别差距才显著放大。

命题2：核心劳动锁定命题。 母亲一旦成为学校信息入口和核心计划者，任务知识积累与错误责任会提高重新分配成本，使性别差距在控制个人态度后仍持续。

命题3：父职可行性命题。 父职参与不仅取决于父亲态度，还取决于可预测时间、直接任务接口和独立责任域。仅增加观念教育而不改变三项条件，参与提升有限。

命题4：AI条件命题。 AI对性别负荷的影响取决于劳动转化：若平台默认向母亲推送高频风险数据，AI将减少可见讲题劳动却增加母亲核心认知劳动；若角色接口对称、数据最小化且支持直接父职责任，性别差距可能缩小。

六、家庭教育制度负荷指数

6.1 指数结构

构建Family-Education Institutional Load Index (FEILI) :

$$FEILI = w1L1 + w2L2 + w3L3 + w4L4$$

权重不应预先拍定，可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项目反应理论和外部效标确定。指数既要有家庭报告，也要有客观组织数据。

6.2 指标体系

6.3 结果变量

母亲与父亲教育劳动总量及核心/阶段性结构；

父亲独立责任域数量；

母亲耗竭、职业中断和睡眠；

夫妻教育劳动冲突；

儿童自主性和亲子冲突；

AI监控劳动和数据管理劳动。

七、研究设计

7.1 多城市学校—家庭配对研究

选择在工时执行、课后服务、学校任务边界和父职支持上存在政策差异的12个城市，每城抽取学校、家庭和雇主样本。家庭样本以夫妻配对为主，避免只从母亲单方估计父职参与。

数据包括：

1. 学校连续一学期家庭任务日志；
2. 夫妻各自14天时间使用和认知劳动日记；
3. 家校平台通知发送对象、频次和内容类型；
4. 实际工时与排班；
5. 家庭态度、收入、祖辈支持和儿童阶段；
6. 城市政策及投诉处理数据。

7.2 政策差异与因果识别

可利用以下变化开展事件研究或差分中的差分：

地方建立学校家庭任务负面清单；

课后服务覆盖显著提高；

企业或地区实施父亲专属照料时间；

AI平台调整家长端默认通知和数据权限。

关键是分别识别L1—L4，而非寻找一个同时满足所有“低负荷”条件的理想城市。

7.3 AI平台审计

对学校使用的AI教育平台开展功能审计：

默认绑定哪位家长；

谁接收预警、成绩和任务通知；

是否允许共同或轮换责任人；

是否把不确定预测表述为风险；

是否提供数据关闭、最小化和儿童同意；

家长需要多少时间解释和回应数据。

平台审计与家庭时间日记结合，检验AI是否把劳动从“解释知识”转移为“解释数据”。

7.4 竞争解释与证伪

以下结果将推翻或收缩模型：

1. FEILI在控制工时、态度、收入和学校任务量后没有增量；
2. 降低L1或L2并未改变性别差距；
3. 平台通知默认对象与认知劳动分配无关；
4. 母亲核心劳动完全由偏好解释，责任入口和错误成本不具预测力；
5. 公共替代服务增加后，家庭内部负荷和性别差距不变。

八、讨论

8.1 理论贡献

本文不是重新发现母亲劳动更多，而是解释教育责任从组织向家庭移动后如何被性别化吸收。通过L1—L4的分解，政策可以知道问题发生在哪一层，而不是把所有不公归入一个不可操作的“制度”。

第二，本文连接了父母责任化与认知劳动。政策话语让父母成为责任主体，学校和平台则通过任务与数据把责任具体化；母亲更可能成为连续信息入口，性别差距由此获得日常基础。

第三，本文把AI纳入劳动转化而非技术乐观/悲观二分。AI减少多少分钟并不是充分指标；关键是它创造了什么新任务、把任务发给谁、谁为误判承担后果。

8.2 政策建议

8.2.1 建立学校—家庭责任边界

教育行政部门可制定家庭任务分类和负面清单，区分儿童直接获益的自愿参与与为学校行政、展示和评价服务的家庭劳动。投诉结果应可追踪并纳入学校治理，而不是仅靠家长与教师私下协商。

8.2.2 保障学龄儿童照料时间

父职支持不应只限于儿童出生早期。对有学龄儿童的劳动者，应提高可预测排班、照料请假和拒绝非必要超时工作的可行性。政策设计应评估男性实际使用率，避免权利形式存在但使用代价过高。

8.2.3 公共化部分教育认知劳动

学校可通过课后服务、专业家校协调员和简化行政记录，减少家庭承担的材料、监测和解释劳动。社会保障是否直接计入家庭教育劳动需要财政和法理评估，但至少应先使劳动可见、可统计、可由公共服务替代。

8.2.4 AI的无监控默认

平台应默认最小化比较性推送，不把母亲手机号作为唯一入口，允许家庭设置责任轮换和儿童数据边界。对预测性风险标签应说明不确定性，避免家长为低可信预警承担无限响应责任。

8.3 法律与规范边界

制度社会学可以识别损害和责任配置，但不能直接替代宪法审查。未来法学研究可分别讨论平等保护、劳动权、儿童利益、家庭生活与数据权利。在完成规范基础和审查标准之前，更准确的表述是“需要制度问责的责任配置”，而非先行宣告“违宪”。

8.4 适用边界

模型主要适用于学校和家庭互动频繁、平台化程度较高的基础教育场景。农村留守、单亲、隔代抚养和残障儿童家庭可能面临不同的责任吸收结构，需要独立模型。性别也不是二元固定属性，未来研究应纳入同性家庭、重组家庭和多照料者网络。

九、结论

家庭教育性别困境既不是单纯的家长观念问题，也不能由一个笼统的“制度许可”概念解释。本文把责任配置分解为学校责任转移、劳动时间抽取、认知劳动不可见化和救济缺口，并提出这些机制如何经由家庭内部资源与性别规范形成母亲核心劳动和父亲结构性不在场。该模型必须通过可比较指标和政策差异检验；若制度负荷指数不能在成熟理论之外解释性别差距，它就没有独立价值。AI为这一研究带来新的紧迫性：技术可能替代讲题，也可能把家庭变成持续的数据监控终端。正规的政策评价必须同时计算被减少的可见劳动和被创造的隐性劳动，并追问这些劳动最终由谁承担。